

□时令物语 ■米丽宏

才子张岱的四季光阴

世上有趣的人很多,才子张岱是其中一个。这个祖上四代为官、家世显赫的公子哥儿,几乎精通所有穷奢的艺术、风雅的情致。

他自告喜欢精舍美婢、鲜衣美食、骏马华灯、梨园鼓吹……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。他的四季光阴活色生香,是一场场隆重盛大的传奇。

崇祯二年八月十六,张岱率家中戏班乘船经镇江去兖州,行至江口,只见月色皎皎,水天一色,于是乘兴游于江上。至二鼓,来到金山寺大殿前。这古来征伐鏖战之处,令他联想到诸多兴亡遗事:王濬楼船,旧垒神鸦,吴江怒涛,金山战鼓;而当年韩世忠、梁红玉就是在这里以八千兵勇大败兀术金兵十万……张岱下令船只靠岸,一众伶人带着道具、戏服直奔金山寺大殿,点火上灯,锣鼓齐鸣,啾呀入戏。在那个秋夜,漆黑大殿内,复现了数百年前那场山河雷动的战役。群僧闻声而来,惊愕万分,从呆呆伫立到徐徐定睛,不敢问一句:“为何许人,为何事何时至?”至黎明剧终,“目送久之,不知是人,是怪,是鬼”。这场夜戏,如梦似幻,突然就上演了,演完就撤走了,“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。

而张岱是那个知晓真与幻、戏

与梦边界的人。

进农历十月,河蟹肥,菊花黄,吃蟹的季节到来了。拎几只螃蟹回家随便一蒸,蘸点醋下肚,那不是张岱的风格。“蟹”事一年一度,必须足够尊重。他以蟹为号跟朋友们设了“蟹会”,以蟹结社,以吃会友。宴席上,螃蟹肥大,蟹螯大如小拳,肥美的蟹黄闪着金灿灿的光。入口,精致的蟹黄颗粒仿佛乍然醒来,随着咀嚼在唇齿间挤来挤去,沙沙绵绵的口感与浓郁的鲜咸本味互相交织,摄魂之处,令人不忍吞咽。公蟹的蟹膏像羊脂玉,又似半熟的鸡蛋清,玉软花柔美美一团。凉蟹会生出腥气,所以他们不怕麻烦,吃一轮,再做下一轮,保证最鲜的口感。“蟹会”上的配菜,有肥亮的腊鸭、玉色的醉毛蚶,自家酿制的奶酪……蔬菜有兵坑笋,水果有谢橘,零食有凤栗,喝的是玉壶冰酒、兰雪茶,主食是余杭新米饭。一场蟹会可谓完美无缺,酣畅淋漓,末了张岱直叹如斯美食“真如天厨仙供”。

会生活,将日子过出情趣与兴味,并不全是高堂春暖、华衣美服、龙肝凤髓的穷奢极欲,而是像张岱那样具有一颗惜物、知物之心。以此心处世,将日子品出滋味,过出兴致,才是正道。

他曾于七月半,将西湖熙熙攘

攘的游人当风景看。待到月生凉,歌舞歇,众人散,自己再纵舟船上,酣睡十里荷花,做一个淡雅清香的梦。

他也曾于戴山亭畔玩大型的露天音乐派对,气势之盛,令人惊叹。那是崇祯七年闰中秋,张岱邀集一场盛大野餐,应邀而来的宾客至少七百余人。大家自带美酒美食和红毡一床,在戴山鳞次栉比铺毡席地而坐,沿山排布七十余床。能歌者百余人,同声高唱,声震山谷。众客狂欢作歌,灌酒如泉;斋僧大锅造饭,长工流水般送饭不迭。主人命家蓄声伎在戴山亭演戏娱宾,清歌曼妙,响遏行云,连演十余出,围观者千余人,四鼓方散。

张岱赏得人间大热闹,更能品得自然大美好。当喧闹归于静谧,狂热化为清凉,“月光泼地如水”,他沐浴皎皎清辉,只觉表里澄澈,一派冰魂玉骨。望远方,白云冉冉升,群山隐没,仅露山尖,淡痕一抹,疑是米氏云山飘落而来。

张岱的四季光阴是隆重盛大、光彩耀目的,也是生命力飙举飞扬,深入罅隙、幽微而精致的。身在其中,就付之于珍惜和尊重;事过之后,以张扬长情记述成文。那一截截时光,滋味永恒。过到这个份上,才真算是尽兴无憾。

□灯下漫笔 ■王霞

最爱临风笛

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,最具“文化”含义的乐器,除了古琴,就是笛子了。

中国笛子历史悠久,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先辈们点燃篝火烧烤猎物,欢腾歌舞,并且利用飞禽胫骨钻孔吹之,用其声音诱捕猎物和传递信号,这也就诞生了我国最古老的乐器——骨笛。

笛在古代称为“篴”。到了汉代称为“箫”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有:“笛,七孔,竹笛也”的记载。

黄帝时期,黄河还是清澈的,两岸修竹茂茂,人们开始选竹制笛。《史记》记载:“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,斩而作笛,吹作风鸣。”以竹为材料是制笛的一大进步,其振动性好,发音清脆,也便于加工。

秦汉时期已有了七孔竹笛,并发明了双头笛,蔡邕、荀勖、梁武帝都曾制作十二律笛,即一笛一律。

在唐代,笛子还有大横吹和小横吹的区别。同时,竖吹的篴才被称为箫,横吹则称之为笛。陈暘《乐书》记:“唐之七星管古之长笛也,其状如篴而长,其数盈导而七窍,横吹,旁有一孔系粘竹膜者,籍共鸣而助声,刘系所作也……”这说明,至少从唐代开始,具有中国膜笛音色特点的笛就出现了。刘系作七星管笛,蒙膜助声,是为笛加膜的第一人。笛上带膜,是中国笛最独特的

标志之一。

宋笛制多样,有叉手笛、龙颈笛、十一孔的小横吹、九孔的大横笛、七孔玉笛等等,随着宋词元曲的崛起,笛子又成为很多剧种的伴奏乐器。

笛在中国是最富于艺术表现的民族乐器之一,拥有多种的演奏形式。上至庙堂,下到民间;从艺人的街头,到文人的茶席;无论众乐和合,还是一人独执;它都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乐种中。那明亮独特的音色,极强的穿透力以及它灵活的适应能力,使它具有了多样的艺术表现功能。

我更着迷于笛子善变的音色。它可以是欢快的《小放牛》,也可以是哀婉的《红豆吟》,可以是悲怆的《苏武牧羊》,也可以是寂寞的《妆台秋思》。

也许正是基于笛子能满足许多的情感表达,因此它成为历代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抒情的重要题材。诗人们常以闻笛后的感受、感慨而作诗成赋。

李白在《观胡人吹笛》中,先描述出他对笛曲的风格判断,“胡人吹玉笛,一半是秦声”。然后表达了听笛后的心情,“愁闻出塞曲,泪满逐臣纆”。

“天涯望月自沾衣,江上何人复吹笛。横笛能令旅客愁,绿波淡淡

如不流。”刘长卿的七言诗《听笛歌》中笛声如水,潏洏不去。

“楚山吹笛唤春归,迁客相看泪满衣。”李益的《春夜闻笛》中,笛声则又别有一种哀婉惆怅。

而在宋词中,笛常出现在场景的描绘中,装点着词人们的作品:

“三三两两钓鱼舟,岛屿正清秋。笛声依约芦花里,白鸟成行忽惊起。”潘阆充满诗情画意的宋词名作《酒泉子》,笛声为这一情景画龙点睛。

“便欲乘风,翩然归去,何用骑鹏翼。水晶宫里,一声吹断横笛。”苏轼在《中秋》中,以笛来强化精神上的解脱、情怀的开阔。

“老子平生,江南江北,最爱临风笛,孙郎微笑,坐来声喷霜竹。”黄庭坚在《念奴娇》中,谪迁途中的笛有一种豪迈的气势,并不感伤。

“落日水融金,天淡暮烟凝碧。楼上谁家红袖,靠阑干无力。鸳鸯相对浴红衣。短棹弄长笛。惊起一双飞去,听波声拍拍。”廖世美的《好事近》,在一幅美丽的风光底色上,借一支笛的出现,使意境更为典雅和深刻。

一枝修竹化身为笛,悠悠吹响亘古的岁月。而中国笛,也在历史变迁中,固化为中国文化鲜明而嘹亮的符号。

□生活随想 ■池宜滚

过年如打烊

好事好时光,人们总留恋、怀念,不愿意轻易结束。过年便如此,早早期待,隆重准备,小心翼翼跨越。

新年过后是农历年。农历年过后,大家说元宵过了才算完。元宵过了,又说正月里都是年。说到底就是不想把“年”过完,能神多长是多长,直到春起莺飞草长。

“年”为何令人如此迷恋?是炮仗,是压岁钱,是零食,是新衣服,是假期,是聚会,是大吃大喝,是沉淀,是期冀,是仪式感?都是,也不全是,我至少得加一点过年的妙处:有如打烊。

打烊,康熙字典注作“扬子方言”,应该是江浙一带的土话。即把用于商业营生的火熄退,也就是这一天买卖做完了,拿现在的话就是关门下班。不论上班族,还是农人,过年,都暂时放下日常的活,回家去,把时间交给家庭,这多类似于打烊呀。

在大排档、在酒肆中,被拖着参加凌晨的夜生活时,我总想:为了满足这些乐不思蜀的顾客,营业的人得几时休息?许多人经受风霜,出售服务,出售态度,出售表情,出售时间,往往没空“生活”,没空陪孩子。他们与家人应该都很迫切地等待着“打烊”。

小餐馆的凌晨,送走最后一批宵夜客,拉下卷帘门,清理桌面和灶台,归置一应用具,查看一天账目,清点明天食材的余缺,舒一口气,卸下围裙,从边门出来,骑上电驴回家。不论日子如何重复,不论操劳如何循环,这就是“打烊”二字吸引人的地方。

我刚经历的元旦也恰是如此:值完单位的班,吃好欢聚的餐,剩下的是自己的时光。洗干净车子,拉上家人,奔赴老家,感觉自己“打烊”了。

打烊不是终止,是另一个开始。关闭“营业模式”,做自己的事。老家离城镇很远,不像在人间。到家把手机丢开,就似脱离了红尘。套上母亲曾经用的方格红围裙,煮几道家小菜,大声地与灶膛前的老父亲无主题地唠嗑。烟火气升腾,才有点过年的样子。

夜幕降临,喊来孩子,把以前移植大桂花树锯下的枝条拉到空旷处,架成一堆点篝火。“玩火”是相当多人,尤其孩子们兴趣的事。在寒冷的夜晚,“火”又危险又好玩,又热烈又温暖。随着着火苗舔着树枝不断地壮大,孩子欢呼雀跃起来,拿起手机各种拍照。火焰照亮夜色,热量驱赶寒气,混在火堆里的竹子则噼啪作响,一家人围坐闲谈,真一番“热闹”。最终将余烬收拢好,埋了几根蕃薯进去,明早就会变成烤地瓜了。

睡足懒觉起床,回归手机,浏览一番朋友圈,点点赞、发发祝福,如此,新年过完了。趁着午后阳光正好,我们又朝向城市,朝新一年前进。

其实,春节才是父辈们真正意义上的年。或许,母亲当年过除夕才更像“打烊”。印象中,她始终是一家子忙到最晚的人。做完一应家务,还要在灶台上祭一波灶神,并将灶膛里的炭火用草木灰盖成一个锥状的小堆,让里头的火种能保留到初一清晨,到时候一拨拉,炭火就能重新燃烧起来。不需用火柴,只要搁上一点木屑,轻轻吹几下就燃起新一年的火苗,这是真正的薪火传承呢!

不论元旦还是春节,暂时熄火,换换节奏和空气,存着力量和精神,时刻准备着新一轮的热烈燃烧。它是一个圆圈的闭合点,又是下一个循环的起始点。每次打烊,都是开启新时光的酝酿阶段。为此,我期待过年,也期待迎向新年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